

短篇小说选



飞雪迎春

飞雪迎春

湖北省1949年—1979年
短篇小说选

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集共选辑了湖北省一九四九年以来较优秀的短篇小说三十四篇。其中有荣获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眼镜》。这些作品大都跃动着时代底脉搏，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飞 雪 迎 春

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宜昌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6印张 1 插页 330,000字

1979年7月第1版 197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4,000

统一书号：10107·173 定价：0.92元

序

碧 野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本湖北三十年小说选《飞雪迎春》，正如百花园中的一树繁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年以来，在党的阳光照耀下，我们祖国的百花园呈现一片万紫千红，多姿多彩，令人欢心愉悦。而湖北省的这一株花树，也灿若云霞，它加添了祖国百花园中的富丽色彩。

当然，从这本短篇小说集里，也可以看出我们文艺百花园受到林彪、“四人帮”践踏的残迹。在他们横行的十年间，我们的百花园曾经一度凋零。从这本选集里，我们很难看到在“四人帮”为害的十年间有什么作品被选入的。在那十年，什么“三突出”、“主题先行”、“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等等，这许多框框杠杠、镣铐棍棒，摧残了多少花枝，压杀了多少花树！

特别是“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制造了“文艺黑线专政论”，把一大批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的老作家诬蔑为“黑线人物”打下去，同时又把一批青年作家捆缚住手脚，致使长期出现了百花凋残、万马齐喑的局面。当时，大气是多么窒息，我们心中是多么郁闷呵！

一九七六年十月，长空大地一声惊雷，以华国锋同志为

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我们庆幸文艺得解放，百花园重新获得了雨露阳光。接着，华国锋同志为《人民文学》题了辞，春回大地，暖风频吹，百花竞发，争妍斗艳，吐放芬芳。文艺的春天终于来到了。

春天，正是蜂群最繁忙的季节。面对百花盛开的大地，蜜蜂不辞劳苦，频繁往返，辛勤远飞，采花酿蜜。这动人的情景，不能不令人联想到我们的作家，他们不正象辛勤的蜜蜂吗；他们从生活中提炼精华，写出作品，不正象蜜蜂采花酿蜜吗。蜜蜂采花酿成的蜜，使人吃了长寿；作家深入生活写成的作品，使人读了增益。

选集里一共收了三十四篇短篇。当然，这三十四篇作品并不能概括三十年来湖北短篇创作的全貌，但应该说是属于较精采的一部分。这里边，写农村生活的占有较大的数量，写工业的次之，写知识分子和其他的又次之。这不单纯是个数字问题，这说明我们的文学创作是符合社会主义的生活面貌的。

这部短篇选集的确琳琅满目。吉学沛的《一面小白旗的风波》，写的是解放初期农村的新人新事，但现在重读，仍然感到新鲜活泼，很有教育意义。勤耕的《进山》，再现了当年大别山的艰苦战斗岁月，富于感人的力量。

楚奇的《雨》、苏群的《连根树》、遏云的《心中有数》、李德复的《红心一号》、涂怀章的《新来的书记》、吉学沛的《两个队长》等，写的都是农村干部纯朴、勤奋的形象。读这些作品，使人感触颇多。想到我们社会主义农业的生产和

建设，正是这许许多多农村基层干部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走群众路线，吃大苦、耐大劳，带动了亿万农民创造出千千万万的新农村，我们能不对他们产生敬意和感激之情吗！

农村生活是丰富多采的，农民的性格在作家们的笔下显得鲜明突出。余友三的《高山草医》刻划了一个热情、乐观的大山区老农形象；王友生的《犟三嫂》刻划了一个对青年严格要求，对自己大公无私的农村妇女形象，两者的个性都很突出，性格都很鲜明。这两个短篇很有特色，情节感人，语言生动，带有浓厚的泥土气息。这是两幅新中国农民的肖像画，十分可爱。

描写农村的，还有吴海的《山青水秀》。这是以喜剧手法处理的农村青年男女的幸福婚姻故事，读来娓娓动人。同样是以喜剧手法写出来的，还有辛雷反映工厂喜事的《照相》，以轻快的笔调写出工人阶级的英雄气概。与《山青水秀》有异曲同工之妙。

万里长江，出青藏、破三峡、过平原，流经六省，波涛滚滚，东泻入海，气势雄伟，蔚为奇观。但描写长江的作品却太少了。我们喜读洪洋的《胜利的航程》，写出了长航海员的战斗生活，使人耳目一新。

关于水利建设在文学作品上的反映也较少，我们以喜悦的心情读到傅长虹的《夜闯凤凰滩》。我们祖国的水力资源丰富，是世界的“富矿”。水电建设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加快步伐的动力，值得我们去大写特写。

老作家安危的《在一个临时病院里》，写的是朝鲜战场白衣战士的崇高形象。朝鲜战争结束至今已二十多年了，但

是当我们怀念为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而捐躯的英雄们时，更应促使我们热爱祖国和忠于革命的情操，鼓舞我们为四个现代化贡献心血和力量。

在这个选集里，使我们高兴的是，过去被“四人帮”诬蔑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现在已经作为主要题材之一，大量地进入文学创作领域了。过去，写知识分子多是作为反面人物出现的，他们总是歪歪扭扭不成个人形；可是现在，有不少作品对知识分子的描写已还其本来真面目，诚恳、正直、追求真理、孜孜不倦。这里所选的刘富道的《眼镜》、李建纲的《三个李》、致新的《飞雪迎春图》、黄大荣的《徐方圆教授》、周绍勋的《陈玲老师》、徐世军的《一本英华字典》等，都是较好的作品。这数量可观的作品的涌现，是时代的要求，也是表达了人民的心声。十年间，“四人帮”提倡的是“读书无用论”，大肆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他们败坏了一代人风，制造愚昧和无知。现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军中，我们需要知识，需要文化，需要科学和技术，一句话，我们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党中央已明确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就大大地发挥了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从而也使我们的作家理直气壮地去描写知识分子的先进人物。

我们的作家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要求，他们的笔已经开始触及这崭新的题材，也开始刻画这崭新的人物。《眼镜》通过爱情的纠葛写了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三个李》写文化大革命中及其后知识分子两种不同的遭遇；《飞雪迎春图》写老画家在粉碎“四人帮”前后的处境；《徐方圆教

授》写出了知识分子正反两方面的人物；《陈玲老师》和《一本英华字典》写了教育战线上尖锐的斗争，写出了教育家坚贞不屈的可贵品质。总之，这些篇章，主要都是以知识分子为正面人物刻划的，在一笔一划中，都充分地表达了作家的强烈的爱与憎。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出受到党的多年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真正的精神面貌，他们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民，即使在他们遭受最困难和最危险的时刻，他们对待我们的党、祖国、人民，也是忠心耿耿，坚定不移的。

在选集中，我们不能不以惊喜的眼光触及了当中的一篇颇为成熟的作品，这就是周翼南的《西班牙的母亲》。这篇作品，作家以饱满的笔触、深沉的感情，写一个西班牙的年轻母亲，如何为祖国的生存而不惜以爱女的娇小生命和自我牺牲来惩罚了一群侵略者，读来多么震撼人的心灵！这篇作品，主题深刻，思想性高，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情节动人，语言丰富，通篇富于艺术魅力。这种反映国际题材的作品，所见还很少，在今后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中，当会越来越多。就目前来说，它无异是我们文艺百花园中刚刚绽开的一朵美丽鲜花。而更可贵的是，这篇作品阐明了一个历史真理，侵略战争必败，正义战争必胜，同时激发了我们对祖国的无限热爱，特别是在今天社会帝国主义在我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社会帝国主义的走卒越南在我国西南边境不断进行武装挑衅之际，更加激发我们同仇敌愾！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读这个选集，最可喜的

是，我们看到凡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作品，不仅不会雷同，而且都生龙活虎，各具特色。但是在可喜之余，我们还可以看出在一定数量的篇章中，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的明显的痕迹。虽然，生活本身是丰富多样的，但作家们思想上受到束缚，感情上受到压制，因此，真正感人之作还不是很的。在一个湖北省，三十年，只选出三十四篇短篇小说，平均一年只选一篇多一点。这对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是很不相称的。当然，这不仅仅表现在湖北一省而已。在很早以前，我们文学创作就存在着指挥棒，只许这样写，不许那样写，框框杠杠早已有之。比如说，英雄人物是不能写缺点的，只能写光明面不能写阴暗面，这完全违背生活的真实。世界上哪有几个是完人的呢？社会上哪有事事都完美无缺的呢？尽管在艺术表现上涂上金粉，画上灵光，但却不为读者所信服和喜爱。

现在，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社会主义文艺生机蓬勃，但是要出现百花迎春的绚丽场景，还需要发扬文艺民主。“四人帮”十年的压杀使文艺百花凋零，我们要一反过去“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发扬文艺民主，不要强加以“长官意志”，使文艺园地花舒叶展，发扬各种流派和风格，繁荣创作，百花齐放，用最美丽的花朵织成烂漫的花环，迎接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祖国的春天！

当然，我们对这个三十年的短篇小说选集是寄予欢欣之情的，因为这是作家们辛勤劳动的收获。从这个选集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走过来的道路，可以看到人类的新的历史面貌。所选的作品，十分鲜明地纪录着新中

国的几个历史阶段，从农民翻身的土改运动到抗美援朝，从农业合作化到工业建设，从文化大革命到揭批“四人帮”。这本选集，是形象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程。

要繁荣创作，必须提倡“二百”方针。要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必须发扬“文艺民主”，不搞“长官意志”，不搞“一言堂”。我们提倡“百花齐放”，不要以为自己是花坛上的牡丹，就轻视篱笆边的蒲公英，如果没有小草花，也就显不出花丛的富丽。“百家争鸣”，我想，既然允许“争鸣”，这个“家”就是“自家”的了，凡是属于内部矛盾的问题，总应该是从帮助教育出发、与人为善的吧。我们提倡“百家争鸣”，是为了互相激励，互相教育，而不是为了挑剔、谩骂、打击。“四人帮”惯于“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想一想吧，我们受过林彪、“四人帮”的棒伤还没有愈合哩，有谁又从自己的阵营里抡起大棒来横敲乱打，这是不是符合“争鸣”的精神呢？“争鸣”，可以各抒己见，但不要轻易作出“政治上的判刑”。

我们读到这个选集，真是百花纷呈，这里有大丽花，也有小牵牛，但都是文艺百花园中的鲜花，同样受到阳光的抚爱，同样受到雨露的滋润。

这些作品，可能只占湖北短篇小说创作的万分之一，但它们代表着湖北全省作家对党和人民三十年来成绩的一个汇报，同时，也是代表着湖北全省作家对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的一份献礼。

应该说，这个向党和人民汇报的成绩还是很小的，这个向祖国献礼的礼品还是很菲薄的。不过，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进道路上，作家们将更广泛地更深入地和亿万建设者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共同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用他们的笔为社会主义祖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九七九年一月于武汉

目 录

序.....	碧 野 (1)
阿婵.....	碧 野 (1)
一面小白旗的风波.....	吉学沛 (29)
芋头籽.....	严亚楚 (46)
进山.....	勤 耕 (63)
在一个临时病院里.....	安 危 (70)
师兄弟.....	李北桂 (85)
两个队长.....	吉学沛 (94)
高山草医	余友三 (104)
连根树	苏 群 (119)
山青水秀	吴 海 (136)
雨	楚 奇 (153)
照相	辛 雷 (164)
胜利的航程	洪 洋 (174)
红心一号	李德复 (190)
擘三嫂	王友生 (198)
棉花落种的时候	彭秉玉 (204)
万紫千红才是春	李德复 (211)
油料保管员	曹志强 (226)
夜闯凤凰滩	傅长虹 (235)
新来的书记	涂怀章 (250)

两个班长	成 平 (258)
一篇没有写完的小说	徐银斋 (269)
三个李	李建纲 (281)
心中有数	遏 云 (318)
眼镜	刘富道 (332)
海大叔	勤 耕 (353)
小榔头	李声明 (364)
飞雪迎春图	致 新 (381)
西班牙母亲	周翼南 (397)
怕老婆的师傅	刘富道 (410)
陈玲老师	周绍勋 (419)
一本英华字典	徐世军 (440)
徐方圆教授	黄大荣 (456)
老实的考验	闫俊杰 (489)

阿 婵

碧 野

—

广东的夏天，热得走路脚底板都会起泡，热得红芋的叶子都黄卷了。

在歌晌午的时候，屋子里象火炉，简直呆不住，我和贫雇农组长明欢叔坐在临河的一棵大龙眼树下。这里有点河风，凉爽些。明欢叔赤铜色光膀上的汗珠干了，他好兴致地拿起大漉竹吸水烟。

近些天来，我们村子里的农民正在酝酿斗争，第一个斗争的对象，就是大蛇头恶霸地主鳄鱼王。我和明欢叔现在正在谈论怎样通过贫雇农小组去发动更多的苦主。

渡船从河对岸撑过来，平静的河面给撑竿点起了一个个纹圈。不一会，我看见一个女人挑一担山草，一步一步地爬上了渡头，一直向龙眼树这边的路上走来。

“歇口气吧，河水都晒干了呢，人有多少汗啊！”明欢叔放下漉竹，喷出最后的一口烟，向女人打着招呼。

女人果真把担子放下，走到荫凉底下来了。浑身的汗水把她层层补绽的衣服都沾住了，当地解下她的破头巾拭脸上

汗的时候，我发现她的头发已经斑白了。

“喝口水吗？”明欢叔提了提装着凉开水的葫芦对她这么关心。女人眼瞪瞪地望着明欢叔，似笑地点了点头，但她并不接葫芦。我发觉她象有点傻。

她还没喘过气来，就又挑起担子走了。我看着她的被担子压弯的背影，看着她挑的那担山草——那担山草简直比得上打谷场边的两个大秆堆，少说也有两百斤重啊。

我到这村子搞工作已经快一个月了，怎么一次也没有看见过这个女人呢？

正在我纳闷的时候，明欢叔开腔了：

“她是住在村尾破庙里的。”说着，明欢叔指了指远远村尾的一棵古老的大榕树，“解放前，那树下杀死过人，那树上吊死过人，到现在连看牛孩子也不愿到那里去！”

我望着那阴森苍郁的大榕树，感到身子一阵寒。但我问：

“她家耕多少田？”

“我们同喝这条水，可是我们靠田吃饭，她却靠山挣日子，墟头墟尾割山草，墟日卖。”

“她叫什么？”

“她叫阿婵。”说着，明欢叔又感叹地添上了一句，“她今年才二十八岁，但看上去就象四十开外的人了！”

“她没有丈夫吗？”

“也有，也没有……”

于是明欢叔又拿起他的大漉竹，一边咕嘟咕嘟地吸着水烟，一边对我讲阿婵的故事。

阿婵是一个孤女，六岁上跟着父母逃荒，趁她熟睡着的时候，父亲在她头边放了两根生红薯，母亲在她身上洒了几滴眼泪，就偷偷地把她撇在路边走掉了。

醒来，父母不见了，她恐怖地哭喊着顺着大道狂奔去，又狂奔回来，她再也找不到她的父母。

一个割山草过日子的老寡妇，给她的哭声打动了，于是把她带回家去做养女。从那时起，她就天天跟着老寡妇上山割草，老寡妇挑的大捆，她挑的小捆。

那平静的日子只过了三年，九岁上，老寡妇就死掉了。她的眼泪还没有干，一个乡丁就跑来说带她到她父母那里去。结果她是给骗卖到这个村子的恶霸地主鳄鱼王家里做婢女。

人家叫她做阿婵，但她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地主家里的猪吃的是咸大米粥，狗吃的是牛肉和烧鹅，但是阿婵吃的是缺盐的糠粃糍。

九岁的孩子，大小活都得干：挑水、洗衣服、喂猪、扫地、倒尿尿盆。劳累和饥饿使她两脚肿得象水泡的烂羊皮。一天，她压不住自己的饥馋，偷吃了一碗猪吃剩的咸鱼粥，地主婆看见了不打也不骂，只叫她上山去砍棘竹。山高路远，天不亮就走了，半上午才上了山，等砍够一担棘竹的时候，她的两脚已被荆棘刺得稀烂，流血流水，痛得刺心。她一路上哭着往回一步一步的拖。在半路上，她把担子放在伯公庙边，坐在祭台上痛哭，她痛哭她的不知生死的父母，痛哭她的死去了的那个老寡妇养娘。

隔着竹林，她忽然看见不远的大路上走来一顶乌纱轿，

抬轿的是两个长工，其中一个就是明欢叔。这里是一条乱石的坡路，轿子一颠一簸，明欢叔和他的伙伴气喘喘的，一个女人在轿里尖声地叫：

“我坐轿的比抬轿的还要腰酸，你们是怎么抬的！”

一听是地主婆的声音，阿婵就吓得停住了哭。

一直到二更天她才捱回地主家，她受累挨饿了一天，连碗开水也没喝上。

地主鳄鱼王在厅堂里一边敲算盘，一边把大蒲扇扇得哗哗响。“哈，谷子又涨价了！”每次谷子涨价，他的大蒲扇扇得比什么时候都欢。

地主婆说白天坐轿坐得腰酸，叫阿婵给她捶背，她却拣着阿婵砍回来的棘竹，拣长的刺多的几根捆成了一根鞭子。

三更天，夜静了，阿婵给地主婆捶酸了手。就在这个时候，地主婆一把揪住阿婵的头发，拖到下房里去。

棘竹鞭子撕皮割肉地一阵比一阵凶猛地落到阿婵的身上，阿婵的衣服被棘竹挂得一片片，冒着血。

在阿婵的嚎哭声中，地主婆从牙缝里冷笑着说：

“你砍回来的棘竹多贴心，看你下次还偷猪食不！”

回答地主婆的，是刚刚车田水回来的明欢叔隔着窗子的声音：

“三娘，你不是坐轿子坐酸了腰吗？”

地主婆愤恨地丢下棘竹鞭子，走掉了。

明欢叔走进来，把阿婵这可怜的孩子抱到自己的床上，脱下她的血衣，烧热水给她抹干身上的血，然后把自己唯一的一件破衣服罩到阿婵的身上。